



留予他年说梦痕

安徽长丰 仇多轩

“多少个夏天还在幻想中远去,不再回来。而所有美丽的梦想,还留在我的心底,像满天的星星,像飞舞的萤灯,像落在夏天池塘里的翠绿的雨花。”琦君的散文,总是于平淡闲适之间,勾起人们美好的遐想。琦君原名潘希真,浙江温州人,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,从小在温州、杭州两地学习生活,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。代表作品有《水是故乡甜》《三更更有梦书当枕》《细雨灯花落》等,她以清丽淑婉的文字,疏淡简约的风格为读者营造出和谐安宁的美好世界,让人回味无穷。

“留予他年说梦痕,一花一木耐温存。”琦君五岁,认方块字;六岁,学描红;七岁,读《诗经》、唐诗、习字;八岁,始读“四书”,作文言文……良好的古文功底,成为人生的厚重底色。师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后,得益于恩师耳提面命的亲炙,少时聪颖的她如鱼得水。她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广泛阅读,观察生活,向身边的所有人请教,消化吸收着生活的丰富养分。如同勤劳的农夫看到了一片沃野,总想把它奋力耕耘,春夏秋冬皆有收获。在《三十年点滴念师恩》中,她将恩师“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,能关注才会有灵感”的谆谆教导牢记于心,体现于行。“松间数语风吹去,明日寻来尽是诗。”恩师总是以日常所闻所感,激励她书写人生的美好;又以“名如杯水、村茶胜酒”为训,启迪她

如何品味岁月与人生。

青灯有味似儿时,千里怀人在月峰。琦君散文常于娓娓道来之中,记录下一段段难忘时光,童真童趣,亲情友情,串联起人生旅途的颗颗珍珠。简而实繁,淡而实醇是她散文创作一大特色,普通人、身边事,体察入微的描摹,贴近人心的抒发,无不透露出清新俊逸之神韵。《一对金手镯》,写她与乳母的女儿情真意切的一段故事,唏嘘之中使人感受姐妹情深。《三更更有梦书当枕》,写出自己一路苦读加乐读的经历与心得,于读者皆有教益。

阅遍沧桑心事重,犹记人生曼妙时。童心与大爱是琦君的创作主题,故乡和亲友是她永远的牵挂。自己颠沛流离之苦,兄长早夭及领养的弟弟又不幸身故,给父母带来巨大打击;幼小玩伴天各一方,故乡人故乡事皆成回忆,思乡之情总是占据着心灵。琦君在《乡思》开头写道:“来到台湾,此心如无根的浮萍,没有了着落,对家乡的苦念,也就与日俱增了。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……”如同她的《水是故乡甜》里所说:“是哪里生长的人,就该喝哪里的水。要知道,水是故乡的甜哟。”“孩子们多喝点家乡水,底子厚了,以后出门在外,才会承受得住异乡的水土。”作者借母亲的亲切告诫,直白朴实的话语准确击中着我们的乡愁,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弥散着故乡的情怀,始终标注着故乡的一切美好印记。



童年记忆之“双抢”

安徽合肥 高永翠

在我记忆中,农村最忙的季节就是七月初到八月头——立秋前的近一个月,既要忙着收早稻,又要立刻种下晚稻,在同样的田里,限时完成这样的任务,加之正值酷暑高温季节,大家适时称之为“双抢”。

从田里的稻子刚勾头弯腰的时候,家家户户就忙着准备各式农具和化肥农药,镰刀、稻箩、锹、锄、犁、耙、薄膜、水泵、尿素……不胜枚举;再有就是狠狠给牛添点伙食,犁田打耙全靠这老伙计了。人们也养精蓄锐,该吃该喝喝,除了每天去田埂上转悠圈,看看稻子啥时能开镰,锤锤田埂可结实、水沟是否通畅,余下时间就三五成群聚在树阴下叨咕今年的收成。

不定哪天开始,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母亲的反复叮咛吵醒,天还是漆黑麻木的,“翠儿,锅刷好了,衣服搓过没清,煮一升米的粥……喂鸡……喂猪……我们割稻去了!”母亲一连串急促的声音,也无所谓我的应答。被这样叫喊过,不仅是我睡意全无,连鸡笼里的鸡啊,猪圈里的猪啊,都开始醒来。鸡们开始次第高歌,追逐打闹。猪呢,在圈里直叫唤,用长长的猪嘴不停拱打着圈门……哎哟,真困啊,我从床上挪到门槛坐着,昏昏地迷糊一会儿,开始干活,这才反应过来“双抢”开始了,我也要跟着忙碌了。

不要说一日三餐,烧火做饭洗衣,还有成群的鸡、闹人的猪都归我打理,整日忙得像个小陀螺,可当看到大人们累得不行,我是没有一点怨言的,整天就想着咋能把地里单样的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,做得菜式多样化起来,好让大人们多吃点饭,熬过“双抢”。单是茄子,就琢磨做成好几样,今儿炒丝,明儿切丁,后天再蒸,很是上心。活儿越做越摸着窍门,锅台由高凳子换成了矮板凳,渐渐够着了,爬上爬下也比过去顺溜多了,灶膛里的火是着一把灭一把的,但灶上灶下交替着一边添柴一边炒菜也老练多了。而大人们从天不亮起床到天黑吃晚饭,一整天都在地里忙(大多数的早饭、中饭都是我送去地里吃),家里的活都任由我去弄,好也罢歹也罢,我说了算,想想也是极满足的。

屋前屋后,年纪相仿的结成伴,相邀着一块儿洗衣,一块儿去地里摘菜,然后一块儿找个阴凉的巷口择菜、切菜,互相切磋菜的做法,就是烧开水、喂猪、喂鸡也想约着一起回家做,看谁做得快做得好,房前屋后开心的喊闹和匆忙急促的脚步,让我们忽略了劳动的辛劳,有的就是竞赛的开心。

看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稻田里,大人们戴着草帽一字排开,镰刀刷刷作响,直看见成片的稻子纷纷躺倒,被捆成稻把子,美滋滋在阳光下晒着。风迎面而来,漾着一层层金色的波浪,多惬意的劳动!我会趁送饭的当儿,大人放下镰刀吃饭之时,慌不迭地拿起镰刀去割,这才晓得不妙,单是那一撮稻棵握在手里就麻拉拉扎手,镰刀勾起稻棵时,右胳膊要用力往后拉劲,稍过一会儿,手也酸了、胳膊也麻了、腰也硬了……原来这活一点儿都不快活!多半时候,大人饭还没吃完,我就干不动了,慌着想扔镰刀,又不好意思。大人早就看出我的尴尬,把空饭桶往我手里一塞,吆喝一句:“回家吧,看从地里可能摘到菜瓜吃!”我顺势丢了镰刀,拎了饭桶去寻我的菜瓜吃了。有时大人们也故意迟疑让我一试,这才有了我学习不努力时教训的话:“不好好念书,一辈子就要在农村过苦日子,你想想自己可愿意!”农村父母是巴心巴肝盼望子女能通过学习跳出农门,适时让孩子尝尝苦滋味,是为学习添动力的,是绝对不舍得让孩子来“双抢”的。

“双抢”的苦,都被大人们吃进心里,刻在他们的骨子里,铺就我们成长的路,四季轮回。只有一个时候,小孩也必须跟大人一起出去劳动,那就是暴雨天气。“七月的天,孩子的脸”,刚才还骄阳似火,大人们才翻了晒场上的稻、草,刚坐下吃午饭,太阳忽然就不见了,有时太阳还辣辣地照着,冷不丁,屋头就传来一声嚎叫:“雨来了!东边雨来了!”紧接着就是震天动地、杂乱的脚步声传来。什么也不顾,扔下手里的饭碗,拔腿就跑。边跑边朝东边看天,只见黑云翻滚汹涌着,黑沉沉从屋顶后压下来,风没来由地狂刮起来,树啊,人啊,都被刮得斜斜的,灰啊,草啊,叶儿,都被刮得满天飞,天地间一片混沌,只看见灰蒙蒙中奔跑凌乱的身影。那一刻的场景应了一个“抢”字。

丰乐渡边的上学路

安徽合肥 进勤

关乎故乡丰乐的记忆,儿时的上学路最有味道。

小学时,家在西头,学校在东头。一条古韵的青石路走得多了也会觉得无趣。便偶尔舍近求远,另辟蹊径。或越过丰乐公社内的唐家炮楼,跨几道田埂绕进油菜地,听鸟鸣蛙叫;或率真地壮大胆子,穿楼倚校而建的民宿,以缩短行程,也算奇幻之旅。即便常受责骂,也屡骂屡犯,直到主人烦极,叫嚷着要向老师告状,这才吓散了一帮猢猻。

总之那时,学习之外的记忆,多是深刻的。

小升初的暑假属断档期,无作业,孩子们得意,家长们怕孩子得意。要么手把手教孩子骑车,要么走足关系找补习班恶补英语。小镇范围有限,学骑车无非学校操场或晒稻的草场;补习,也无非租一间出租屋,一个老师带上几个孩子。学费便宜,也就几十元,贵的是童真,心刚放飞便在玻璃上撞碎。

我不幸家中有辆新自行车,也不幸有对望子成龙的父母。于是便成为假期里少有的“文武双修”。就这样,童年里的最后一处死角就这样被交代了。

丰乐的初中较远,位于离镇子三里开外的三里岗,骑自行车成为必备的求学技能。上学路也自然成为了天然的飙车场。三五同学一路秀着车技,“双手放把”“侧身格斗”“提轮”等等,别出心裁却也危险重重。久而久之,这些危险动作都被学校乃至家长叫停了。

终于,这段伴随摔跤的飙车路我只走了一学期,就转学去了河对面的舒城就读。丰乐河对面的河南镇不如丰乐繁华,

而学校却比三里岗的丰乐中学更有学习氛围。正是如此,我开始了漫长的借读过程。

两所学校离家距离差不多,只是后者要渡一条很宽的丰乐河,所以,每日乘渡船便让上学路多出了姿彩。河北是丰乐镇,河南是舒城县,便是六安市的地界了。从此,日跨两市便成为了常态。学生乘坐渡船大都是不要钱的,并非因为什么公益。船老大免费有几个标准,政府子弟不收,单位(包括银行,粮站等)不收,船民不收,熟人(全凭喜好)不收,七除八除,给孩子们渡船便全都免费了。

丰乐河的渡船每早6时准时发船,这对渡河的学生来说是有些迟的,乘第一班渡船过河,基本赶不上早自习(早读前的一场早读),由于6时多便开始,大多数同学都是5时半出发,匆匆赶到。而河北边的孩子们显然是没法准点的,老师也理解。因为渡船人规矩定死,任谁也没法改变。传言就算女人难产,也不能坏了规矩,想来是有什么缘由吧。

在短暂的初中生涯里,除了父母不让看电视、每天5个小时睡眠外,渡河的经历算是最深刻的了,有些孩子在船上嬉闹,把书包掉水里,好在后来及时捞起;有些把自行车掉水里,费了很大周折才打捞起来。其间坎坷回忆起来算得上传奇。毕业后,我也常独自前往哪所吃够了“苦头”的学校,看望曾经把我敲得脑袋起包的恩师们,想来是因为情怀。

多年后,那所承载我童年酸楚的学校被合并了,丰乐河上也多出了一座桥。船老大们自此失了业,每每望河兴叹。同样兴叹的还有坐惯了渡船的兑菜人,还有我们这帮曾经坐着渡船求学的“孩子”们。